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七目錄

班固

異姓諸侯王表

貨殖傳

諸侯王表

封燕然山銘

公孫弘傳贊

奏記東平王蒼

蔡邕

釋誨

諫伐鮮卑議

仲長統

理亂篇

劉梁

辨和同論

崔駰

達旨

曹大家

上孝安皇帝疏

左雄

守長數易數

孔融

薦禰衡表

諸葛亮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荀悅

遊俠論

申鑒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七目錄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七

新安少川洪廷論校刊

異姓諸侯王表

班固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禘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尚稷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

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
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
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於五伯閭閻偏於戎狄
嚮應潛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
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
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
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
之弊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
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而列之天下一統
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貨殖傳

班固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
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
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
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
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
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噐械之資所以養生
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
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
於壑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溪隧旣順時而

取物然猶山不荏蕪澤不伐天鰈魚麝卵咸有
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穡足功用如此
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
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
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
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
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
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
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
穡於田壟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
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竒麗紛華
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
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
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畧也
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楛卅楹大夫山節藻
稅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
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
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

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袒褐不完嗆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諸侯王表

班固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太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母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闡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其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虘阨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鉄之言然天

下謂之共王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
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
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
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
食山東一切取勝因務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
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
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潘翼之衛陳吳
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
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
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

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
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
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徃奄有龜蒙爲梁
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畧廬衡
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諸侯北境周
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
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
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
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
可謂橋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

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
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
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
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
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
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
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
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
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
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

諸侯咸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
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
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
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
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
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
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
謀旣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
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鞞惟
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

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

封燕然山銘

班固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車騎將軍竇憲
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
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
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
氐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
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泣以
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漉經
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
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

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
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
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
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
所謂一勞而又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
石昭明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勒凶虐兮截海外復其邈兮
巨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嵎熙帝載兮振萬世

公孫弘傳贊

班固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
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
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
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
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群士慕響異人
并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
奴僕日碑出於降虜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明
已漢之得入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
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奏記東平王蒼

班固

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
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

將軍以周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
靈之號在昔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出
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
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螳竊觀國政誠
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
據高明之執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

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
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
詳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
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以寧本
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
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
冠德州里七十從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
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
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一行時俗所莫
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

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
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脩潔行能純備
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常平孔翟無以加焉宜
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考行著於州
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
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
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
以術執涼州冠蓋未有宜先擁者也古者周公
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宜及府開以慰
遠方弘農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

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
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
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
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
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昊天之神聽少屈威神咨
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

釋誨

蔡邕

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
固崔駰之徒設以自通乃酌群言躋其是而
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勵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
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
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
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審子有清商之歌百里
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
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

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淵抗志
高明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
萃出群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彛倫掃六合之穢
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
雲時逝歲暮然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
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
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
亦回塗要路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
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
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

子所謂觀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
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
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
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
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
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
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
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
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
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

捷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帶而萎條去幹而
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
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穀夭夭是加欲
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
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歎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
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
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曰南風至而
黃鐘應融風動而魚上水蕤賓絃則微陰萌兼
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
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湯四海之殘

災隆隱天之高拆紐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
丕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
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所
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緹鴻漸盈階
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
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
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
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簞笠并載擐甲揚
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
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閔于替御之族天隆其祐

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湏理髯餘官
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踰其便逡巡
放履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
優瞻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矐矐不稽謀於
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
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
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
開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
驎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氣助乎近貴之譽
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膏之辜高受滅家

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見禍以知畏懼
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踣而躄之怨豈
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
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
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予責匹夫以
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
燔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
無景則日陰食元筭寬則望舒眺侯王肅則月
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
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

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
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執思危難而自
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
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
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
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闔乘
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
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
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萊祗見其愚不
我知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

命不斃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
所誘也汗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
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
德於銜輶偃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騮
非子享土於善圍狼臆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
於筋角欵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
方要幸於談優上官效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
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於是
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
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

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
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諫伐鮮卑議

蔡邕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
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
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
也武帝情存遠畧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疆
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
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權之利設
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
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并出旣而
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

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克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并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疆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羗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足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

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癩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内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螳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盱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

逆執事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計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

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畧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理亂篇

仲長統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
 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并偽假天
 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
 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
 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
 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為我之
 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
 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胸詈腹詛幸我之不
 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

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
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
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
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
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
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
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
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
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
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

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
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
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
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
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并起中國擾攘四
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
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
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
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
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

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猖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

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比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而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躋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

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潔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辯和同論

劉梁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
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
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
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
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
濟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
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爲正以匡
惡爲忠昔楚恭王有疾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

緒覆楚國之師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竿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疚也疚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

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焉其患一也故君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鞞以逆文爲成傳瑕以順厲爲敗管蘇以增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達旨

崔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
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
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
而遊高談有日俯鈎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
窮至曠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
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
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囊真抱景特立與士
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
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

卷七 崔駰 三三五

雍泮以恢儒䟽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鏤錡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蝨蚋之趣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亡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爲

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飢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彌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

之治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
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
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
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
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
仁一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
治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
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
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畧尚
父之厲伊臯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厦成而茂木

暢遠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
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
被宇冠蓋浮雲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
抱不爲之稀藝拱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各
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
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
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
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叫呼銜
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干
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已汗血競

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
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
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
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
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繫余馬以安行俟
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
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疆禦范蠡
錯執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栢舉魯連辯言以退
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
牙而報趙原襄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束脯
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效貞於門女顏回明仁
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
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上孝安皇帝疏
曹大家
求勅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
身太后不欲以問昭昭因上疏曰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
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
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
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
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
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
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

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陞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末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蠱蟻之赤心

守長數易疏

左雄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知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旣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



原件短缺

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
慎度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
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
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
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
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
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乂
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
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
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

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
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
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
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
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
成其化率上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帝中興之
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薦禰衡表

孔融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陛
下睿聖纂成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仄惟岳降
神異人間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
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暨聞不怠於心性與
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准之
誠不足恠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
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

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
氣空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
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
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
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
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
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
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
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騶馭絕足奔放良樂之
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

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
受面欺之罪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

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

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

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
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
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
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
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
遠離臨表泣涕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
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
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
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
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
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
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
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
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

并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祖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髡髯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

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白臣到漢中中間朞年矣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兗散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
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
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
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敗於穉歸蹉跌曹丕
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
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遊俠論

荀悅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
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飭辯辭設詐謀馳逐於
天下以要時執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
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
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
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
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
紀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以喜怒爲賞罰是以犇
走馳騁越職僭度飭萃廢實競趣時利簡父兄

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
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
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
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
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
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
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
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
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
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申鑒上孝桓皇帝

荀悅

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
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
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畧曰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
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
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
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
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
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

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克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臯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

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

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軍旅是謂兼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

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八目錄

徐幹

治學

考偽

貴言

法象

務本

邯鄲淳

曹娥碑

魏受命述

魏文帝

典論論文

曹叡

六代論

常曜

博奕論

李康

運命論

鍾會

檄蜀文

楊脩

荅臨淄侯書

吳質

荅魏太子牋

荅東阿王書

在元城與太子牋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八目錄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八

新安少川洪廷論校刊

治學

徐幹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
學也學也者所以䟽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
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
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然則群物斯辯矣學者
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
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姪
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

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鍾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甚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

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人師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旣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

春漢晉魏文選卷八
二
亶亶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
與其功也志者學之帥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
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
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
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
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
所以總群道也群道統乎已心群言一乎已口
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
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
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

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
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
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
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
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
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
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
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
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
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

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群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考偽

徐幹

仲尼之没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憊憊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

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別而遘之者不能攻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譎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辯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爲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中

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訐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繫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通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

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克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噪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適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僞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

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事以僞成紛紛擾擾馳騫不已其流于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此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殺之以爲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

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
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
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
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
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
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
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問
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爲己名故仲尼惡而盜之
今爲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春秋之中其殺人
者不少然而不盜不已聖人之善惡也必權輕

重數衆寡以定之夫爲名者使真僞相冒是非
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
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
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卿愿亦無殺
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僞
名者之亂德也豈徒卿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
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
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
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
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

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問者曰
仲尼惡歿世而名不稱又疾僞名然則將何執
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
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
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
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
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
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
成實斯無爲而自成者也若強爲之則傷其性
矣名亦如之故僞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

名之爲善不知僞善者爲不善也惑甚矣求名
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者不
僻爲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故非君子之所
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
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
聞爲聞不顯爲顯故禮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
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
可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
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世而化庸人之

未稱哉

貴言

徐幹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若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友弟恭夫敬妻聽朋友必信師長必教有司日月慮知乎州閭矣雖庸人則亦循循然與之

言此可也過此而往則不可也故君子之與人
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
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督委
滯而遂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無聞知矣
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
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雖曰無
訟其如之何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
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
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
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

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已而傷道乎是以君子
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
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
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
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
微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闔張以致之因
來以進之審諭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
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結
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
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

功無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辯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荀卿先後知之間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通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辯者何也曰以俗士爲必能識之故也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者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於已之心分數明白至與俗士而獨

不然者知分數者不明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鶉鳥之欺孺子也鶉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踟躕蹠足而不以爲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肖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斯人也故達之蔽者也非達之達者也雖能言之猶夫俗士而已矣非惟言也行亦如之得其所則尊榮失其所則賤辱昔倉梧丙娶妻美

而以與其兄欲以爲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爲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讓羊而子證之欲以爲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爲潔也則不如無潔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縶之難欲以爲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凡道蹈之既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已以爲往鑒焉

法象

徐幹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

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恍其
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
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
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
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
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
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
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
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
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

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
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
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於遊宴乎故詩曰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
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
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
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
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
人正已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
然况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

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
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媒慢以爲
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棊局陳靈被矢於
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嘗鼃是故
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
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
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
歡而不媠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
易親而難媚多恕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

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
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悞慢之
行臻焉須臾忘則悞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
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
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
須而成是謂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
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無嗣文公
以肅命與國郟欒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
服子園以大明招亂遠罷以旣醉保祿良霄以
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

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整折坐必抱鼓周旋
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於結禴之間言不越乎
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
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
之望也

務本

徐幹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畧於大道
察其近物而闇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
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詳於小事而
察於近物者謂耳聽乎絲竹歌謠之和目視乎
琯瑒采色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
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巧體驚乎
俯仰折旋之容凡此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
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
小智則亦不能爲也是故能爲之者莫不自悅

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人皆不能故也。夫居南
面之尊，秉生殺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也。而
加以勝人之能，懷是已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
匹夫行之，猶莫之敢規也。而况人君哉？故罪惡
若山而已不見也，謗聲若雷而已不聞也。豈不
甚矣乎？夫小事者，味其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
易驗而遠數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
者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
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
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

遠數者，爲仁足以覆幬群生，惠足以撫養百姓。
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變
應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姦非，武
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興
廢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夫人
君非無治爲也，失所先後故也。道有本末，事有
輕重，聖人之異乎人者，無他焉。蓋如此而已矣。
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
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
道路，故詩刺之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

考漢晉書文選卷八 十一
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下及昭公亦
善有容儀之習以亟其朝晉也郊勞至於贈賄
禮無違者然而不恤國政政在大夫弗能取也
子家羈賢而不能用于也奸大國之明禁凌雲小
國利人之難而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其他
思莫在於公不圖其終卒有出奔之禍春秋書
而絕之曰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故春秋外傳曰
國君者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
致遠以爲明又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
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

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
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政應和曰
貊照監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
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
比經緯天地曰文如此則爲九德之美何技藝
之尚哉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御如王
良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
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矣何益
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矣何增
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何則小器弗能兼

容治亂既不繫如此而中才之人好也昔路豐
舒晉知其亡也皆怙其三才恃其五賢而以不
仁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
倫者適足以距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祇
足以追亡國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
不其然耶

曹娥碑

邯鄲淳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
末胄荒流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
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五君逆濤而上爲水所
淹不得其尸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
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
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
設祭誄之辭曰鬱伊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
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
之陽大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

蘇漢晉魏文選卷八
十一
訴伸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
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或泊洲渚或在
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
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慟國都是以
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尅面引鏡務耳用刀
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
大國防禮自脩豈况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
不鏤自彫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
不渝嗚呼哀哉辭曰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
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昭天人生賤死貴

利之義門何悵華落飄零早分葩艷窈窕永世
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効髣髴以昭後昆

魏受命述

邯鄲淳

臣聞雅頌作於盛德典謨興於茂功德盛功茂
傳序弗忘是故竹帛以載之金石以聲之垂諸
來世萬載彌光陛下以聖德應期龍飛在位其
有天下也恭已以受天子之籍無爲而四海順
風若乃天地顯應休徵祥瑞以表聖德者不可
勝載鑠乎煥顯真神明之所以祚命世之令主
也凡自能言之類莫不謳嘆於野執筆之徒咸
竭文思獻詩上頌臣抱疾伏蓐作書一篇欲謂
之頌則不能雍容盛懿列伸玄妙欲謂之賦又

不能敷演洪烈光揚緝熙故思竭愚稱受命述
曰伊上天闡載自民主肇建歷聽風聲陶唐爲
盛虞夏受終殷周革命有禪而帝有代而王禪
代雖殊大小繇同於是以漢歷在魏赤運歸黃
也是故大魏之業皇耀震霆肅清宇內萬邦有
截帥義翼漢奉禮不越旅力戮心茂亮洪烈樹
深根以厚基播醇澤以釀味含光而弗輝戢翼
而弗發將俟聖嗣是遂是達聖嗣承統爰宣重
光陳錫裕下民悅無疆三神宣釐四靈順方元
龜介王應龍粹黃若云魏德據茲以昌爾乃鳴

玉陟壇三播以俟旣受休命龍旋鳳峙煌煌厥
耀穆穆容止臨下有赫允也天子旣受帝位納
璽要紱太常司燎升炮告類珪璋峨峨髦士棣
棣蹒蹒聖躬御策以莅巍巍乎崇功顯顯乎德
容信帝位之壯業天休之所鍾也于時天地交
和日月光精氣稜不作風塵弭清允在壇場之
位舉目乎廣庭莫不君臣和德咸玉色而金聲
屢省萬幾謀訪老成治詠儒墨策納公卿昧且
孜孜夕惕乾乾務在諧萬國叙彝倫而折不若
懷遠人混六合之風納乎仁壽之門刑錯靡試

秦漢書藝文選卷八
三十一
偃伯靡軍然後乃勒功岱嶽升中上玄斯固我
皇之大摹思心之所存也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
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
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
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
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
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
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
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
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騁於千里仰齊足而並

馳以 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已以度人
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祭長於辭賦徐幹
時有齊氣然祭之匹也如祭之初征登樓槐賦
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
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
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
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雜以
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
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末
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
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
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
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
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
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
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
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
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

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飢
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
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
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
家言

六代論一首

晉元首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
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
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
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
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
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踈而兩用參同異而
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踈足以相衛弁兼
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
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

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寢以陵遲吳楚憑江
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
胷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
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
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
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
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
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
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
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

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授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
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
以爲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
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
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
以爲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
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弃楫權
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
特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

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剋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

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居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勲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

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朝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

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毋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

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畔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旣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彊之期至于桓靈奄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

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藪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穎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

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
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且今
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
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
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
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
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
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以上使夫廉高之士
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
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

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
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
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
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
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
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
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
士民建置不义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
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
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

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

韋弘嗣

蓋鬪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
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
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逮也勉精勵操晨興夜
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
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
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賢猶有日昃待旦之勞
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
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
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

素是以上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
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
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
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弃業忘寢與食窮日
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
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
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
衣物徒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
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
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

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
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
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
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
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
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
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
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
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畧之士則受熊
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

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
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
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
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
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
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
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
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
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
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運命論

李蕭遠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
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
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
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
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
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
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
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群龍見而聖人用故伊
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

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以遊於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

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疆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衲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邠鄜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

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闔於洙泗之下
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
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
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
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
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
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
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
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
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

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
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
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
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
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
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
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
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
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
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

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忤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子夏曰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合之士蘧蒨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類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者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

貨賄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
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
蓋知伍子胥之屬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
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
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躐於前而不懼
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
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
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
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
不如楊雄仲舒之闕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

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
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
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
書于史策毀譽流于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
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
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
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推紆而守
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
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璠璣之珍可觀矣夫如
是也爲物甚衆爲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

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
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
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
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
古之君子蓋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
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
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
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

星廻而辰極猶居其所璣璇輪轉而衡軸猶執
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檄蜀文

鍾士季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
 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
 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
 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
 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
 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
 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
 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
 勞役未已是以命受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

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畧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躋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大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弃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

又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

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
賊還爲戎首咨困偏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
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蹶歸命猶加上寵况
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
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
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
不廻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
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
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荅臨淄侯書

楊德祖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
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以其文誦讀反覆
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
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
矣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日周章於省
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
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
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
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

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德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弟子掛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書悔其少作

若岷山周旦之疇為皆有譽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瓌瓌何足以云反荅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荅魏太子牋

吳季重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
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
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
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才力
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畧盡臣獨何德
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
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
也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
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

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

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載猶欲觸胷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畧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荅東阿王書

吳季重

質自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
 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
 之邈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
 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
 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
 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
 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
 辭漏滌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
 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

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胷臆懷眷而愴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寃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鞞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

情踊躍於鞍馬謂可比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廻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

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詞吳質白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沉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泚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想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

以莅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教使農夫逸豫
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
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
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
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
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
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
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詎曜世俗
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顧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
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

多云質死罪死罪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八終

